

世界被暫停的晚上

那天晚上，瑞秋告訴室友，她要出門跨年。看著她的黑色洋裝，室友問：「出去玩，幹嘛不穿得漂亮一點？」

瑞秋不以為意，她說，她會在天亮之前回家。

室友的心不在瑞秋身上，在三十年前冬日韓國刻骨銘心的虐戀裡。

「難道你們就沒有想過我就是他嗎？」

「你們有誰真的出席過那個人的葬禮？怎麼知道他真的死了？」

男主角問著在場所有的人，可是回答他的，就只有螢幕外的她。「事情都這麼明顯了，怎麼還沒人發現呢？」她又抽了一張衛生紙，擦不掉哭得紅紅的鼻子和眼睛。

一時之間，瑞秋猶豫著要不要提醒室友，但後來她又想，時代要改變的時候，也從來沒人提醒過人類啊。

砰的一聲，門關上了。瑞秋將室友留在家裡和韓國偶像一起共度這個夜晚。

安全帽、風衣、手套、2大瓶2L的汽油、軍用束帶、安全眼鏡。

軍綠色的大後背包，放著群組要求的物件。她按照指示，穿著素色、沒有記憶點的服飾，戴上黑色口罩，在捷運圓山站下車。她站在一號出口外，等著約定好的時刻來臨。

銀色的 TOYOTA AURIS 上，瑞秋是第一名乘客。

她認識這些人很久了，在無數個夜晚，他們聊過很多很深的话题，對人生的困頓、對世界的期許，沒人能像他們一樣，這麼直抵瑞秋內心深處。她曾無數次想像過和這些人見面的情景，她很有信心，自己一定能認出他們。

可是，她不太確定了。透過後照鏡，她看見司機的臉，一大半掩蓋在口罩底下，一對深邃的眼窩流露出疲態。她盯著他，忽然懷疑，他真的是他們其中之一嗎？他是艾蓮、K，還是馬克思？群組裡的顯圖沒有本人的照片，瑞秋不太確定，但她不敢開口。要是她表現出不知道他是誰的話，像是對他們關係的一種背叛。她盯著後照鏡，試圖透過鏡面傳達善意。也許他們對眼之後，他會打破沉默，也許他認得她，他們會講幾句話，瑞秋就能夠把「終於見面了」這句話說出口。

司機向後看了一眼，瑞秋回以微笑，他很快地撇開目光。沒有任何訊息被傳達。除了上車的那聲「嗨」以外，兩人再也沒有說過話。

不久，車門被打開，戴著棒球帽、長得很高的男生上了車。接著，看起來年紀比瑞秋略長的女子也上了車。

馬克思。女子主動報了自己的名。

那麼剩下的，一個是K，另一個就是艾蓮了。

九點整一到，車子準時出發。

「我沒有想過馬克思是女生。」司機說出瑞秋在心裡想的話。

「你也跟我想得不一樣啊。」馬克思說。

沈默的司機是群組裡的領導者K。很少在群組裡發言的艾蓮還在唸書，其他人都已經在工作了。

K為了今晚，已經連續加班了好幾個晚上。他的同事們好像都覺得公司裡的主管不需要跨年，聽到他說31號要準時下班，大家都很意外。

馬克思也說，選在跨年見面是個好決定，要請假或早退，同事都能諒解。艾蓮也這麼覺得，說聲「要跟朋友去跨年」就能輕鬆解釋為何他放假還執意要住在學校宿舍。

K再次透過後照鏡看向瑞秋，眼角泛出笑意。剛剛的冷淡彷彿只是訊號不佳所造成的延遲，他終於已讀了瑞秋的訊息。

「瑞秋比想像中安靜。」K說。

瑞秋覺得大家都好厲害，他們好像都清楚語言的形狀，知道什麼事情可以講，什麼事情不可以講。他們透露了很多事情，可是又守著底線，沒有人繼續追問。像是K到底幾歲，在哪裡當主管？像是艾蓮是大學生？還是研究生？

她不知道可不可以開口，她有好多事情想跟他們說，又不確定自己可以說到什麼程度。她想問問他們，知不知道她已經32歲了。

她知道她長得一臉娃娃臉，沒有開口說話的時候，很容易被人誤認成剛出社會的人。

界線模糊不清。

她的年紀，她的臉，還有他們說的，與真實的分界。他們談論著居家工作之後，會與從來沒有見過面的同事一起工作。「收到」、「好的」、「謝謝」，罐頭訊息不斷從對話裡彈出。通訊APP裡偶爾還夾雜著廣告，這麼多的文字轟炸裡，哪一欄才是真心的？瑞秋時常搞不清楚。

瑞秋想像著跟他們毫無保留地暢談。她在一間線上遊戲公司擔任行銷客服，負責公司內部工程師和客戶窗口之間的橋樑。在大學畢業之後，瑞秋曾經歷一番糾結，自己到底該留下，做喜歡的劇場，還是轉行，為人生留點後路。

她一畢業就碰上疫情，原本學姊介紹給她的案子，她才上班兩天就停工了。在防堵疫情期間，劇場、電影院、音樂會在人類生活的必需清單裡，成為第一批被劃掉的選項。所有的案子一延再延，有的甚至直接取消。畢業後拿到的第一筆薪水，是文化部發的紓困補助。班上很多同學在疫情期間跑uber、送外送，撐了好幾個月，好不容易解封，做了半年，疫情又再升級，藝文演出再次被犧牲。看得開的人早早就離開了，就剩她好不容易撐過疫情，卻發現自己的實戰經驗跟晚她一、兩年畢業的學弟妹沒有兩樣。

那幾年，很多劇場轉為線上形式的演出，做了新的實驗。到頭來，人們才發現，「儀式感」是人類社會不可或缺的因素，這也是為什麼科技不斷進步，劇場和電影院卻仍然存在，抵擋住各種可能

的改變。人們需要理由相聚，所以人們需要戲劇、宗教、演唱會、球賽、聚餐、面對面聊天，還有跨年。

K的車子往人潮的反方向開去，看著被拋在後頭的城市燈光，瑞秋想著曾經困擾她的事，和永恆不變的事。車上的人都戴著口罩，瑞秋覺得自己又回到當初那個轉捩點。

她離開了劇場。在面試上現在工作的那一刻，她覺得自己背叛了劇場，加入敵人的大本營。

「應該有很多人會去看跨年煙火吧？」艾蓮忽然冒出了這句話。順暢無阻的車流，到了北邊開始堵塞，他們卡在車陣中走走停停。

「我已經很久沒跨年了。」

「我也是，想到這裡就覺得很興奮。」

「可是101的煙火到底哪裡好看？」艾蓮又問。

「以前圓形、星形、瀑布形狀的煙火放滿一整片天空，那才叫煙火啊。」K說。

「對啊。在淡水河邊，國慶日的時候，那時候好熱鬧。」馬克思忍不住附和。

「什麼時候啊？我怎麼沒有印象？」艾蓮追問。

「我好像也有印象。」瑞秋說。

「你知道？」

「真的嗎？」

艾蓮和馬克思同時提出質疑，馬克思從副駕駛座轉頭看著瑞秋，她的口氣就像是不相信瑞秋說的話。

「好像是吧。」瑞秋回答。

「是嗎？」馬克思說。

馬克思應該是笑了，明白了什麼的笑。戴著口罩，瑞秋不確定。

淡水河岸旁一整排的煙火，為時一個小時。燦爛的天空像永遠不會熄滅。瑞秋隱隱約約記得，也許是她在很小很小的時候，也許是從大人口中聽到的。有些事情聽久了，就會變成自己的事。

臺北只剩下為時十五分鐘的跨年煙火了，那個被人笑說是雞毛撢子或是鋼刷的煙火，就這樣維持了好多年。即使人們覺得它醜，每年卻還是為它歡呼。

每年都有同樣的十五分鐘全臺灣被雞毛撢子統一，大大小小的螢幕同時炸毛。稱呼它煙火都有點心虛，因為更多的時候，它被濃煙包圍，看不出框線，只看得見被暈壞的顏色。

「我小時候去鄉下的廟會，他們的煙火也是很大、很漂亮。」K說。

「今年的煙火不知道會不會受到影響？」艾蓮問。

「有可能喔。」

今天的氣溫很低，往淡水跨年的人們都穿著厚重的大衣。不時有幾台機車掃過，坐在後座的女生，緊緊擁著前座的男友，毫不在意入夜後，越來越冷的溫度。

擠出車潮，他們往人煙稀少的山路走，一轉彎，就看見整片的天空和遠方盛滿五顏六色光點的臺北盆地。他們在一處空地停下，四人下了車。

路燈下，小小的碎屑繞著白色的光線團團轉。他們從後車廂裡拿出各自的大後背包。瑞秋打開手機，看著準備好的地圖，時間21:47分，期待已久的事情將在不遠的未來發生。

瑞秋將冷空氣嚥進去身體裡，她想起小時候玩大隊接力的感覺。有時候你很肯定自己可以超越隔壁跑道的人，即使落後，即使最後一個出發，只要有這個預感，這個預感不會背叛你，它會帶著你超越。現在，瑞秋就有這個感覺。

她接過艾蓮重新分配的引爆設置器，放進後背包，今晚他們要負責北方河岸周邊的所有大型基地台。在午夜零時前，完成清單上的項目。

一個黑色的小方盒，得用任何方法將它固定在基地台上。有些方盒帶有扣環，有些沒有。用膠帶、電火布都可以固定，但更好用的是用軍用束帶。基地台的樣子比瑞秋想像的還要更奇形怪狀，用束帶就能把方盒扣在鐵塔上，或是偽裝成造景的假樹、假盆栽、假石頭。

整個晚上，瑞秋覺得自己像是在參加大型障礙賽。車子開到一個定點，他們就要衝下車，根據基地台的大小綁上數量不一的引爆器。第一次看到大型鐵塔的時候，瑞秋根本沒有想過自己要爬到這麼高的地方。艾蓮自告奮勇攬下這個工作，他攀上鐵梯，越爬越高，接著只剩下小小的人影，一邊架設，一邊抵擋著高處的風。艾蓮下來的時候，瑞秋忍不住幫他鼓掌。

艾蓮說瑞秋太誇張了。

瑞秋問說，在上面的感覺怎麼樣？

艾蓮說他什麼感覺也沒有，他怕死了。他緊緊抓著欄杆，手上

都是汗，很怕一不小心就會滑下來。艾蓮說話的時候，他的手還在抖，他是真的害怕，但他還是一次一次的自願當那個登高的人。

看著艾蓮爬了幾次之後，瑞秋覺得這件事也許沒有她想得這麼難。她才爬了兩公尺，她就後悔了。她悶著頭爬到了頂，在綁束帶的時候，她只敢盯著引爆器看，想著要趕快把束帶綁好，根本沒有餘力看天空或是遠方的城市。很多恐怖的想像在腦海浮現，萬一引爆器掉了呢？萬一她跟著引爆器一起從高處墜落呢？萬一引爆器在途中突然爆炸呢？顫抖的手、急促的呼吸，她學著和絕望共處，假裝忽略不受控制的身體，等著束帶發出喀喳一聲。

當她爬下鐵塔，落地的那一刻，艾蓮問她，感覺怎麼樣？她什麼話都說不出來，站在原地好一陣子，等著還在高空中晃動的感覺平息，等著呼吸漸緩。她說，讓大家輪流吧。都是你爬太不公平了。

艾蓮說沒關係，就照這樣分工，這是他自願的。

瑞秋接過艾蓮遞給她的礦泉水，猛灌了好幾口，兩人才一起走回車上。

他們從一個點轉移到下一個點，不停轉移。當他們到了下一站，又看到高大鐵塔，瑞秋只想要留在車上，艾蓮卻照樣下車。馬克思發現鐵塔上早已架設好引爆器，有其他小組的成員先行來過了。

整個北部佈滿了密密麻麻的網路，思想和意見在虛擬世界百花齊放，每個人都是專家，每個人都在說話。只要發一行訊息，就能遠端遙控城市另一頭的人的人生，生活的節奏變得越來越快。瑞秋他們不是唯一一群對世界不耐煩的人。匿名、毫無關聯的人們在網路上相聚，討論著如何改變世界，最終成為一群龐大的黑數，足以

拔除科技附加給他們的焦慮。

引爆器放在他們每個人的包包裡，這些沒有身分、沒有樣貌、數量龐大的黑色小小工蟻。她想起一部小時候看過的電影，在音樂聲中，炸彈跟人合而為一，人頭像雞毛撢子一樣爆炸。瑞秋忽然覺得有點好笑，自己殺死自己，就像用網路殺死網路一樣。

到場之後發現引爆器已經被設置好，這樣的狀況持續了幾次。瑞秋鬆了一口氣的同時，艾蓮卻有些落寞。

很快地，他們來到了清單上最後一個點。

他們各自散開，熟練地架設裝置，噴灑助燃劑。時間一分一秒地接近，瑞秋的手和她害怕失敗的心纏鬥。大家專注在眼前，想要完成同樣的事。彼此之間無聲的默契，那種不需要說什麼對方也可以明白的感覺，瑞秋很懷念。

K 將一台黑盒子架在鐵塔的中間，對齊，像是在幫鐵塔打領結一樣。

「這樣應該沒有歪吧？」K 問。

瑞秋退後幾步，確認黑盒子的位置擺得漂亮又好看。

K 幫它接上引線，拉著線回到了車上。K 說這是最後的儀式。

新的一年來臨之際，K 推下引爆器。

爆炸聲在她們耳邊響起，城市卻慢了半拍，臺北保持鎮靜，101 的雞毛沒有炸出。

眼前的火苗攀上整座鐵塔，用紅色、黃色的線條包覆鐵塔，不斷纏繞，不斷向上。白色煙霧飄向天空，長成一朵巨大的雲，遮蔽星星。啪吡啪吡，微小的燃燒聲，火焰慎重地對待細節，這場重新

洗禮的儀式比想像中還要溫柔。

城市裡跟著開起一朵又一朵紅色的花，在市政府的頂樓、住宅區的水塔旁、在公園的綠地裡。火焰吃掉向天空伸手的鋼鐵和偽裝成自然的人造物。

黑盒子的碎片被炸得老遠，垂死掙扎的警鈴聲大聲呼叫，發出藍白交替的閃光。

「新年快樂！」四個人對彼此大喊，他們擁抱，大笑。艾蓮爬上車頂，想要看得更清楚，馬克思也爬上車蓋，在燃燒的火光中，馬克思喊著要瑞秋和 K 也上來，馬克思拉著瑞秋，她站上車頂小小的方格。遠方的 101 炸出遲來的火光，無聲地倒戈加入這場革命。

瑞秋拿出手機確認，網路和手機通訊果然都被切斷。城市從無形的束縛中被解放，再也沒有任何遠方的事物可以來打擾當下，她和眼前的這些人，真正活在此時此刻，共享同一個瞬間。

火光引來了懂得應變世界的第一批人群，他們驚呼著火焰，用手機記錄下眼前燃燒的鐵塔。屬於瑞秋他們的狂歡，突然受到打擾。瑞秋想到炸彈、引爆器、助燃劑還放在車子的旁邊，她急忙往放著引爆器的地方看過去，什麼也沒有。同時，K 的手正好從後車廂抽走，他早就把這些東西收起來了，瑞秋鬆了一口氣。K 對上瑞秋的視線，露出頑皮的笑，他們共享著車子裡頭的秘密。

「這是誰做的？」有個女生問。

馬克思說她也不清楚，他們上來的時候，就已經變成這個樣子了。

「你不覺得這很酷嗎？」

我沒想過可以這樣，那個女生說，也許這樣對大家都好。

其他人也同意她的看法，接受眼前正在發生的改變。

後頭，幾台轎車上山，陸續停在瑞秋他們的車子旁邊。新來的人仿做著舊人，爬上高處，歡呼破壞，大肆討論著基地台被破壞就是對時代的反抗，彷彿他們也參與其中，不願錯過這場當代的派對。

瑞秋假裝沒聽到，繼續盯著遠方的火光。艾蓮朝那些人瞥了一眼，悄悄地從車頂爬下。後方的鐵塔被火焰包著，線條被消融，像是可以變形成任何樣子。大家的臉上都被染得通紅。

K說，他好久沒有跟人一起跨年。而且還是這麼多人。

「2032年0時00分，今年的跨年很不平靜，臺北各地發生多起基地台爆炸事件，造成大臺北地區網路訊號中斷，電信公司和警消正在搶救當中。因為訊號不良，本台目前還無法掌握最新消息。」

下山的車輛塞成一團，車內只剩下電台裡的女記者在講話，她講話的急促程度，就像末日將近。

盆地包著警笛聲，臺北持續發出哀嚎。不時車陣讓道，消防車和警車經過他們，往起火的基地台鐵塔而去。紅色和藍色的光線交替閃進車裡，瑞秋的心臟跳得好大力。

車輛繞過轉角，前方警方設置了臨檢，攔下下山的車輛。

「測酒測嗎？」

「怎麼可能？」

警方探頭進前方的車輛，在駕駛旁邊問了幾句話後，放行。大

家緊盯著前方的一舉一動。

「好像要查身分證。」

「那怎麼辦？」

「沒怎麼辦啊，就拿給他看啊。」

「他們沒有權利！如果真要這樣，K你就拒絕。」馬克思態度強硬，這是她最像平時在群組裡發言的樣子。

K要馬克思不要輕舉妄動，口氣也急了起來。大家都很不安，車子又向臨檢站靠近。

「這個行動不該只有一次。」艾蓮開口。他面無表情，口氣平穩，瑞秋就坐在他旁邊，但兩人之間像隔著一層真空。

臨檢站，K降下窗戶，也拉下了戴著一整天的口罩，他的角度抓得很好，背著不讓其他人看見。K和臨檢的警察問好，一名二十初頭，難掩稚氣的警察向車內探頭。

「你們是家人嗎？還是朋友？」年輕的警察問。

整車人都戴著口罩，讓年輕警察起了疑心。K試著解釋大家是一起出來跨年的朋友，卻無法釐清年輕警察的懷疑，只見他轉頭和同事們說了幾句話。一名比較資深的警察靠向窗戶，說：「身分證，還有、口罩拉下來，我們比對一下。」

K拉起口罩再次把臉遮住，轉頭看大家的意見。艾蓮和馬克思沒有要動作的意思，K看向瑞秋，好像她是在場唯一可以溝通的人。車子上的時間顯示01:47，室友應該剛追完每日的韓劇進度，正準備要睡了。今晚九點，男女主角會知道彼此就是曾經錯過的那個人，室友將見證兩人認出彼此的瞬間。

瑞秋發出咳嗽聲的時候，她自己也嚇了一跳，一聲接著一聲，她越咳越大聲。她的喉嚨乾得不得了，她在後座到處找水喝，像要趕緊潤喉，才能止住不舒服的感覺。她告訴警察，她感冒了，此刻的她也真的這麼相信。隨後，瑞秋和K乖乖交出了身分證，警察也不再勉強他們把口罩拿下。馬克思跟著交出了證件，就只有艾蓮仍堅持著，連裝個樣子都不想，說自己忘了帶就想打發了事。

警察用公務手機掃過身分證。

「他們不像啦。」資深的警察說。

警察將身分證還給K。K很快地翻過身分證，將證件還給馬克思和瑞秋。

他們通過哨站。

即使小心翼翼，K還是看到了瑞秋和馬克思的個人資料；瑞秋在發現後照鏡可以照到K的全臉後，就馬上轉開視線，她還是看到了那張出現在鏡子中的臉，黝黑的皮膚緊緊包著骨骼，帶著淡淡的黑眼圈，比想像中還要疲憊，比想像中還要平凡——就像上班族一樣的臉。

「原來你感冒了。」艾蓮用只有瑞秋聽得到的音量說。瑞秋沒有回答，她轉頭看向窗外的城市。羞恥從臉頰一路蔓延到瑞秋的耳後。她覺得自己好丟臉。

馬克思拿回身分證後，沒有再收回錢包裡，她緊緊拿在手上。而K再也沒有透過後照鏡，看後座的人。

K載著大家回到了民權西路捷運站。

進入市區後，城市的變化顯而易見。凌晨三點，民權西路上

停了好幾台電信公司的訊號車。街上，許多人穿著睡衣、睡褲，披著外套就下樓來，有的人為網路而來，有的人則受到剛剛火勢的驚擾。

車子停在捷運站出入口，恰好就在訊號車的後方。

瑞秋打開手機，網路已經恢復，訊號時有時無，通訊軟體和網頁一直顯示無法連線。

沒有人下車。

訊號車的後方寫著電信公司的廣告詞，「沒有距離」，四個字諷刺地出現在眼前，嘲笑他們整晚的徒勞。

在山上，眼睛靠近火焰的時候，瑞秋覺得眼睛燙燙的，隱形眼鏡像要在眼睛裡溶解。瑞秋盯著前方的廣告詞，卻覺得眼睛比那時還要燙、還要刺痛。一台又一台的訊號車在街道上行走，迅速補起城市的破洞，瑞秋他們像被看不見的線牢牢網在車上。

艾蓮下車。碰的一聲，後車箱彈開，沒多久，又再被關上。

艾蓮離開了。

瑞秋卻還想再多留在這裡一下，再一下就好。

瑞秋國中一年級的時候，有天學校放學，同學們聚在一起說要去看電影。瑞秋不想，她從沒來沒在放學後跟朋友出去玩過，她有點怕，也不知道該怎麼樣跟爸媽說。所有人都在班上帶頭的女生李佩潔的邀約下，答應要一起去。瑞秋說她不行，李佩潔便想盡辦法盧她，說去一下沒關係啦，又不會太晚回家。瑞秋不知道要怎麼拒絕，她忽然覺得，肚子好痛。腫脹，不舒服的感覺比她的心還要誠實。她揹著書包想要離開，李佩潔卻直接拉住她，說她很無聊、很

沒膽。其他人也跟著起鬨，大家越講越起勁。

「你憑什麼講我？難怪你長成這個樣子！」這句話從瑞秋的嘴裡脫出，整群人都靜下來了。李佩潔的眼睛旁邊長著一塊紅紅的胎記，那是一直以來她很在意的事。

張毓婷第一時間跳出來責備瑞秋，但瑞秋連理都不想理，一聲不吭地就離開現場。一回到家，瑞秋馬上就衝到廁所，拉下褲子，果不其然，鮮血在她的褲子上染成一片。

隔天，沒人聊起他們去看電影的後續，也沒人聊起昨天校門口的爭執。她和李佩潔、張毓婷照樣一起吃午餐，不能揭露的事物被粗暴地掀開了，但大家卻假裝沒看見。

事後，瑞秋常常想起那句話，她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講出那句話，她從來沒在意過李佩潔臉上的胎記。

長成這個樣子？到底是長成哪個樣子？她不知道這個句子是從哪裡飛進她的意識裡，更不知道又為什麼會從她的嘴巴裡被說出來。她一直都記得李佩潔聽到這句話的表情。

她們考上了不同的高中，圈子也離得越來越遠，最後，這個人的消息完全消失在瑞秋的生活中。有天晚上，瑞秋又想起了這句話，她翻來覆去，愧疚到失眠。她想要跟李佩潔道歉，可是她唯一的聯絡方式，是一個早就不存在的通訊軟體。她拿著手機，拚命搜尋和李佩潔有關的關鍵字，「李佩潔」、「Pei Lee」、「Jessica Lee」、「Jessica Li」。在以數字加英文組成的帳號名為主的app中，她根本想不到李佩潔可能的名字。

與行動有關的大大小的群組，在0:00分的當下就被系統自動刪除。群組裡的顯圖、假名中的假名，人的眼睛，也許0.001秒的臉孔，跟這些人的一起的記憶、對話，曾經出現在生命裡的這些人，在離開這台車子後，就會完全消失。

「再見。」馬克思說。

「再見。」K說。

「再見。」瑞秋說。

紅色，是李佩潔臉上的顏色，是午夜時，車頂上馬克思和艾蓮眼睛裡的顏色。

鐵塔的顏色，城市的顏色，在眼前炸開，「沒有距離」四個字，迅速消融在火光中。

慌亂中，K要大家上車，他緊急倒車，遠離訊號車。

後照鏡中，紅色、濃煙、黑色的人影，艾蓮往下一台訊號車走去，人們從他身旁逃開。

瑞秋不知道，當爆炸發生在眼前時，原來會這麼像人間煉獄。

一切發生得太快，火焰襲捲了一切，他們在遠離火焰。後照鏡裡，警察朝艾蓮跑去，艾蓮的大後背包、艾蓮的棒球帽，最後都化為一個沒有顏色的小小的人形。車子轉了一個彎，無情地將艾蓮抹去。

每個人說出來的話在此時都失去意義，大家驚慌失措，不能被統合的噪音無法阻止他們往前，再往前。群組沒了，出了意外也不能回報，他們只能自行承擔。漫漫長夜，他們像在黑暗中航行的船

隻，只能前進、不能後退。

藍色、紅色的光線閃進，像是燈塔燈打進車裡，是終結也是救贖。

車子在紅燈前停下，他們在同一時間打開車門，散開，像煙火在柏油路綻放。馬克思在斑馬線上奔跑，往彼岸去。瑞秋面前有條陰暗的小路，她知道那裡可以讓她躲過一劫，然後，一切就真的結束了。

可是她不想。

她不要到最後一刻，還用虛假的身分跟這些人相處。

他們躲在安全區裡，裝模作樣，以理想的面貌示人，扯一些世界應該要怎樣怎樣，好像人就該這樣。但人才不可能是這個樣子，人類會為了更好的薪水，說些小謊，在雲端客服假裝是別人，只要公司按時發放現金，她會繼續說自己是在網路遊戲公司擔任客服，她會繼續明知道這間公司不合法，卻還待在這裡工作。

瑞秋想要知道答案，就連剛剛在山上臨檢的警察，也比他們更清楚彼此的身分。姓名、出生年、家庭關係，那些瞥了身分證一眼的人，憑什麼比他們更了解彼此。

警察分成兩路，一群跟著馬克思跑向了對街，一群追著K往承德路去，瑞秋拉著K轉進了小巷。戴著口罩，瑞秋清楚地聽見K的呼吸聲悶悶地響，她自己也快透不過氣來，瑞秋突然覺得自己好喘、好喘，她不想再忍了。

一切好徒勞，自己到底是為了誰，為了什麼而這麼做的呢？艾蓮說得對，這件事怎麼會是快閃活動？一開始到底是誰先開始的？

是誰發起的呢？她還記得馬克思曾經在群組裡說過，每個時代都需要反思，強制停止也許對大家都是一件好事，就像2019年的新冠肺炎。那次，馬克思的發言讓瑞秋很感動，是在所有虛假的生活裡，唯一真實的感覺。但是，帶頭的不是馬克思，不是K，也不是艾蓮，更不可能是自己。白色的訊號車像衣魚，在過度受潮的空間，一隻一隻從陰影裡湧出，他們霸佔街道，打不死，也殺不掉，網路的訊號不到幾個小時就陸續恢復。她和K拚命地跑著，大口大口地將空氣吸進胸腔而又排除，累得要命，他們到底在幹嘛？

瑞秋終於忍不住了，就連空氣也不願意待在她的身體裡，她迸出笑聲，哈哈哈哈哈——瑞秋把口罩摘下，她終於可以大口呼吸。

空氣，好冰涼。

出門前，室友提醒她說，今晚會是入冬以來，臺北最冷的一天。但她現在卻和一個陌生人，一起在街道上賽跑，後頭有警察在追。瑞秋的肚子好痛，她轉頭看向K，發現K也在笑，他也脫掉口罩，不停地跑。還是那張疲勞的臉，被生活吸乾變得蠟黃的雙頰，原來在大笑的時候會擠出紋路，眼角的魚尾紋、嘴角的酒窩都很可愛，搞不好K沒有自己想得這麼老。黑色洋裝底下，毛細孔滲出了汗，蒸氣充滿在衣物和身體的空隙之間，她的身體好熱，她確確實實地感受到自己活著。

沒有人計時，沒有終點線。事情遲早會結束，只有幾種選擇，幾個小時後的她就會知道答案了。但不管怎麼樣，她會記得這個感覺，自己原來也可以是熱的，從身體的內部散發出溫暖的蒸氣，包圍著，溫暖著，將自己和外界完全區隔開來。

吳岱芸

個人簡介

一九八九年夏日生，三重人。

政大廣告系畢業，北藝大文學跨域創作所就讀中。

另一身分為影視從業人員，沒有在寫劇本的時候，想要換一種方式說話。人生導師是一隻橘色貓咪。

得獎感言

觀察「現在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期許自己能藉由書寫更加了解身處的此時此地。

謝謝眾恩師、眾恩友，在卡關時指引我方向的眾神人。作品在送出之後，又想修改了。拿到文學獎像獲得身分的認證，接下來要繼續努力，保持中性浮力是永遠的課題。

短評

鍾文音

小說有如夜奔的封閉劇場，一個晚上看似發生許多情節，但更多是心緒意識的串流，形成小說的迷人氛圍。有如一種虛實交錯的運鏡，將一群看似無所事事的魯蛇們群聚在鬼魅細碎的幽影裡，從網路框框跳出來的化名化身，忽然都擠在車廂裡，那麼靠近卻又那麼疏離。現實之鏡，既熟悉又陌生，他人也是自我，一晃而逝的對話，不著邊際的碎屑，對從前失憶的回憶。被網路囚住的心，在一夜之間，逐漸剝落的遮掩，斷裂的過去隨著晃動，紛紛來到眼前。「她不想要到最後一刻，還要用虛假的身分跟這些人相處。」小說有一種自覺的腔調，作者也有推動小說的敘事能力，將時光偷渡、揭開記憶，使蟄伏隱藏的種種浮顯而出，曖昧不明的夜晚，假面人生的哀愁感渲染。唯獨小說架設在二〇三二年，雖在對話或場景有約略描述些未來感，但小說物件卻經常停滯在現在式（比如車子型號、口罩、身分證、警察臨檢等等），世界瞬息萬變，翻轉劇烈，十年後的設定太具象，反而使小說失去了想像力，此時間節點的定位，使小說的細緻性有點失色，此點殊為可惜。